

# 人类文明之旅

赵鑫珊著

有关人类文明递进  
和演化的哲学思考



RENLEI  
WENMINGZHILU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文明之旅：关于人类文明的哲学断想 / 赵鑫珊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2  
ISBN 7-5326-0743-7

I.人... II.赵... III.社会发展—研究 IV.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253 号

**责任编辑** 吴雅仙  
**整体设计** 周艳梅

**人类文明之旅**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9 插页 30 字数 998 000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26-0743-7/K·78

定价：86.00 元(全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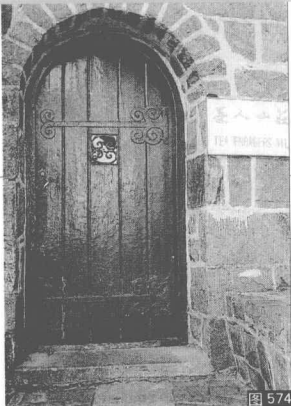


图574 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省莫干山一幢别墅的门，该别墅现改为“茶人山庄”。

我偏爱这种石屋。不过室内要木质的。外硬内软才是理想的民居。外软内硬则是不成立的，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2000年重日手记

## 江西南部围屋和欧洲古城堡

### ——从这两个独特建筑空间的特写看人类文明之旅的悲壮

一个人的真正成熟标志之一，是开始懂得回向他的人生之旅由之出发的原点，并从一个较高、较广的世界视野去观照、把握、认识该原点。这是一次重新发现。

其实这一章是前面一章的继续。只是出于我个人的偏爱，我才专门辟出一章来论述围屋和城堡。因为东、西方这两种建筑风格有一个共同特点：十足的野性和剽悍。

#### 一、我内心的“岩石情结”

世界各地民居（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前），是人类文明之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当然，寺庙、皇宫也是不可欠缺的。正是这种“不可欠缺”的根本性质，表明它是人类文明的固有元素，自有它存在的哲学理由或根深蒂固的依据。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地民居的建筑空间里头，蕴藏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人类文明的哲学财富，它沁人心脾，令人一唱三叹，叫我们非去琢磨它不可。

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中国先民为避洪水，同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作格斗，只好迁往高处去居住。——这便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民无定所”。因为当时天下大雨，洪水泛滥于中国，“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而避之（《淮南子》）。于是人们居住在高出地面好几米的墩台上和结房于树以巢居。——这在我看来，人类文明之旅从它迈出最初的一步起便具有生存哲学的悲壮色彩。即便在今天，这色彩也并没有完全退去，消失。

21世纪世界民居如何防洪避水依然是个严峻的世界课题。——我把它看成是人类文明悲壮之旅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人类同饥饿、干旱、地震和疾病作搏斗同样是很悲壮的大。所以悲壮便成了人类文明之旅的冷色调。1999年土耳其、希腊和中国台湾省发生的大地震不是很能说明什么是文明的艰辛和悲壮吗？

地中海巴尔干民居是另一个例子。马其顿山区的石基木构粉壁瓦顶悬挑民居和克里米

亚半岛黑海沿岸的全石构民居尤其给了我难忘的印象。2001年夏天我专门考察了该半岛的传统民居建筑。

我偏爱世界各地利用石材构筑底层，并兼作基础（比如江西的围屋），再在它上面建筑木构房屋。马其顿山地小城镇民居多为这种悬挑式结构。其街巷曲折狭窄，民居沿山坡而建。屋顶盖以红色的小卷筒瓦，远处水天一色，有孤独的白帆在深秋阳光底下闪烁……多少回它牵动过我有关人类文明之旅的哲学沉思和遐想！

全石构石板瓦顶民居尤其给我粗犷、剽悍的印象。我注意到，当地人多利用石灰岩质石料建造石屋，屋顶也用就地取材来的片石铺砌而成。这种石屋成了巴尔干半岛海岛民居的一种很典型的建筑语言，这是千百年来在炎热气候下因势利导，自然形成的。我特别注意到，在有些地区因防御的需要，民居被砌筑成石构碉楼式，顶层的角部常挑出哨楼。

遇上这种情形，我总要在这一碉楼式的石屋民居前徘徊久之，低徊久之。这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伸出我的右手，为的是动用我那沉睡着的触觉去感受一下山石的质地、硬度和温度……

我明白我内心深处有种“岩石（或石头）情结”。

我偏爱石屋，因为在石屋身上有种存在主义，有种男性荷尔蒙的雄风，有种人同严酷自然条件格斗的大悲壮弥漫。我更热爱碉楼式的石屋民居，因为它身上弥漫着双重的大悲壮：

人同大自然格斗，人同人格斗。——正是这一经一纬两种类型的格斗编织成了人类文明之旅。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石屋民居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或世界的普遍性。人类就地取材，利用石头开始建筑文明创造活动的年代，可以一直追溯到东、西方人类文明之初黎明曙光破晓的时刻。也许，人类刚学会说话，还没有文字，就会使用石头营造建筑空间文明。我忘不了我早年在北京昌平区、怀柔县和河北井陘县于家村住过的那些原始、粗犷和朴实的石头房。尤其是于家村的村民。几百年来，他们用伸手可得的石头——这造物主的慷慨恩赐——垒出了4000多间石头屋子和3700



图 575 2000年非洲一地区连续3周下大雨，造成了特大水灾，这是居民结房于大树上的情景。所以说，21世纪世界民居如何防洪避水依然是个世界性老大难课题。洪水困扰过我们的远古祖先，今天它还时时咬住我们不放。

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的根本处境 地球并不是时时处处只为人而设置、安排的。

多米的石头街巷，令我惊叹村民们运用石头的技巧、能力和创造性，真是“石屋石巷不言语，数声鸡犬夕阳中”。

1998年8月，我在云南迪庆高原香格里拉藏区便见到那里有非常独特的石屋民居，显得非常野性、坚实，体现了高山居民的生存意志哲学。我尤其偏爱毛石质感的粗犷和它的远古原始性。它和蓝天、白云、雪山和世界级的大峡谷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俨然就是一首有关人类生存意志的荡心骇目、令人不敢逼视的哲理诗。

我爱这硬派诗，也爱软派诗：“家住夕阳江上村，一湾流水绕柴门。”只有这一软一硬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理想的人类文明境界。

是啊，从先民最早居住的用以遮风蔽雨和抵抗洪水猛兽的天然洞穴和巢居空间到今天的罗马花园别墅，人类文明走过了一段多么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所以我对今天的两室一厅、煤卫俱全，总是心怀感激之情。何况，没有这个安全、舒适的建筑空间，我也无法完成读者手中这部书稿。

四川茂县地区羌族人依山而构建的传统民居也令我不能忘怀。这里山势高峻，沟涧纵横，在河谷中常能见到几座由条状石材砌筑而成的、约十多米高的碉楼。各层都有射击口。碉楼底层一般在四五平方米，向上收分很明显，恒给人以粗犷、剽悍的印象，尤其在黄昏落日时分：

关山难越，憔悴一身，日暮客愁，万古埃尘。

不用多加解释，耸立于山上寨子入口处的碉楼是人与人斗的产物。它是防御的需要，镇守着进入羌族聚居地的隘口。很男性荷尔蒙。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作为评委，有幸参加了“99年全国首届建筑与城市规划名校<sup>①</sup>大学生辩论赛”。其他评委还有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长张兴国教授等多人。晚上，有两场学术报告会。上半场由张院长讲演，题目是《西南民居与文化》。我讲下半场，题目是《建筑哲学与建筑美学》。张先生的报告给了我许多宝贵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有碉楼的石屋古村寨。会后，我又同他长谈过。他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

据我所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我国西南地区留有不少足迹，更加深了此地石头建筑（石屋）的悲壮色彩，尽管它的气势不如江西南部围屋那样雄伟和险要。——这是张院长的幻灯片告诉我的（这里的民居所用的山石都是运用原材的本色纹理）。我心里也着实明白，我的内心为什么恒有“石头（岩石）情结”。估计有以下原因：

第一，人活在地球上，恒有种“人生无常”感。所谓“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古人常用“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来描述人的普遍世界处境。正因为是浮，飘，不固定，所以人心渴望有个稳固的根基。在所有的根基中，当推花岗岩基石最牢靠。欠缺什么，追求什么——这才是普遍世界的人性。人是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面意识到他的本质

<sup>①</sup>有同济大学、重庆建筑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和天津大学等4个代表队参加。

的。对象（比如外硬内软或内柔外刚的石屋）是人的本质显现，是人的真正的和客观的“我”。

第二，大自然本身是最伟大、最雄丽的建筑。而它的最主要建材不是别的，正是岩石。我爱大自然，所以也爱岩石，尤其偏爱花岗岩。1999年10月，我去了一趟江西三清山，目的之一，是去实地考察那里的花岗岩，包括斑状结构的黑云母花岗岩。边缘相和过渡相的花岗岩（多呈肉红色）是造物主那双看不见的神手构筑三清山峰峦的主要建材，令我惊叹、敬畏。这次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加固了我内心的“花岗石情结”，为我撰写这一章作了心理准备，使我能更好地进入角色。

据1999年11月14日《文汇报》有则消息说，考古学家最近发现，早在2000年前或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在黑龙江省的东部三江平原的腹地，有100多处工程量较大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要塞和城堡，以及大大小小的烽火台和了望台。这则报道之所以引起了我的关注有两个原因：1，岩石和建筑。所谓城堡和要塞，它总是同石头联系在一起的；2，一部人类文明史少不了战争。21世纪恐怕也少不了。如果发生全球性的核大战，那么，战后幸存下来的人类就只能用石头作战了。所以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将来的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石头也有两重性：建屋，作为手中的致对方于死地的作战武器。炸弹、炮弹和导弹不过是石头的扩充、延续和强化。

石头上面见出人性，见出人的两种基本的原始倾向：建设世界的倾向和破坏世界的倾向。人类文明之旅正是由这两大倾向编织而成的。和平时期总是同大兴土木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我偏爱上海旧式石库门住宅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内心的“花岗石情结”所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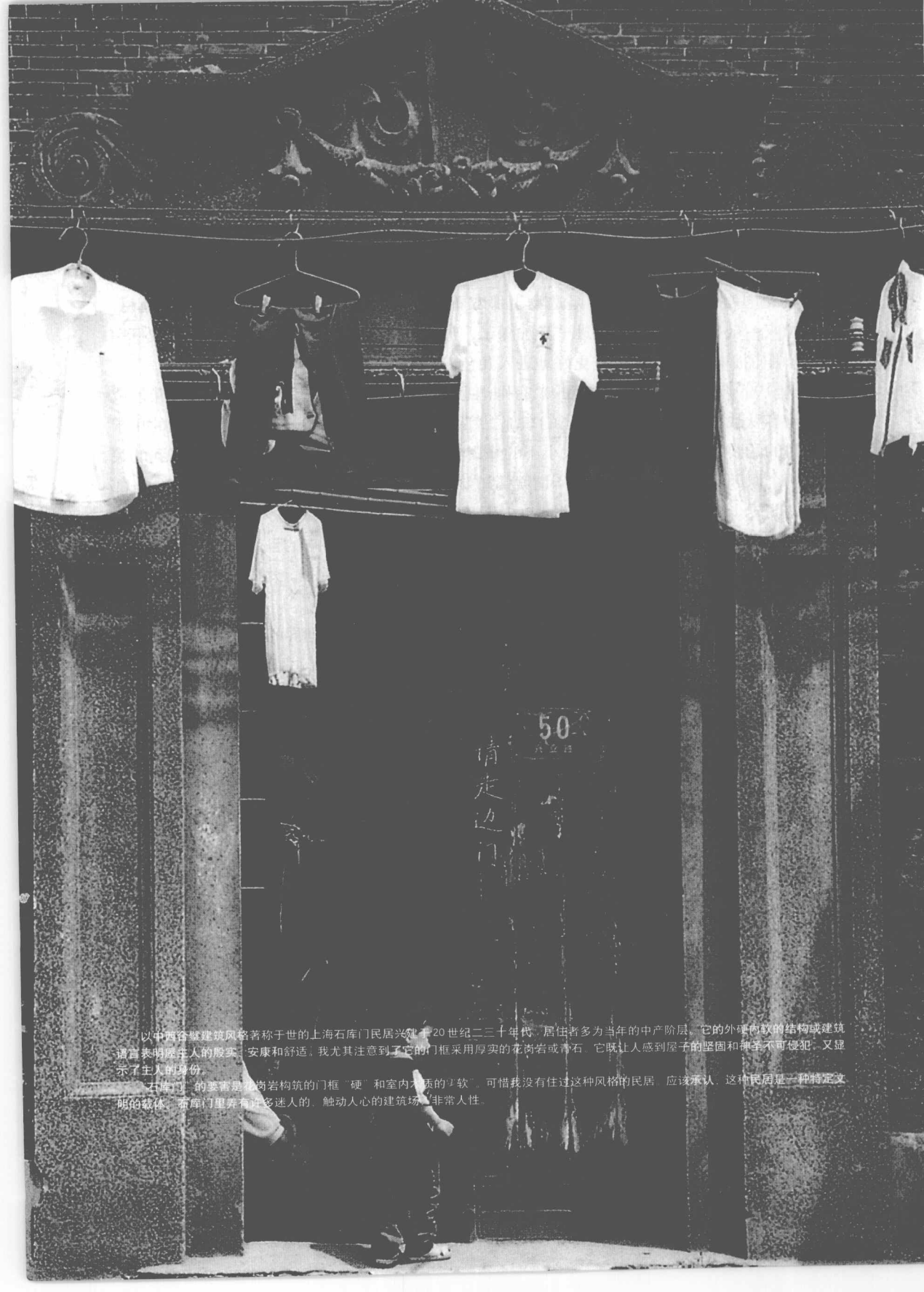
近十年，上海有千万幢高楼大厦和新住宅拔地而起，石库门里的老上海动迁了。他们说：“住在弄堂怨弄堂，离开弄堂想弄堂。”老百姓的这句话其实说出了、引申出了一些很深层的人性和文明哲学。

首先，它道出了恋旧心理。恋旧是人性中固有的元素。早在2000多年前佛祖便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这是为了预防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会产生留恋之情，不利于和尚修行。其实，既喜新又恋旧的心理原理始终贯穿了人类文明之旅。这是件好事。这既保存了传统，又有了不断进取、拓展和继续冒险的原动力。喜新厌旧不好，因为传统被抛弃了；恋旧厌新则更糟，因为人类文明的车轮会永远停在原处不动。

其次，石库门原住居民那句话也表明了人的一生总是在寻找精神故乡或灵魂的归宿。我想起唐代诗人贾岛的《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以中西合璧建筑风格著称于世的上海石库门民居兴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住者多为当年的中产阶层。它的外硬内软的结构或建筑语言表明居住人的殷实、安康和舒适；我尤其注意到了它的门框采用厚实的花岗岩或青石，它既让人感到屋子的坚固和神圣不可侵犯，又显示了主人的身份。

石库门的要害是花岗岩构筑的门框“硬”和室内木质的“软”。可惜我没有住过这种风格的民居，应该承认，这种民居是一种特定文明的载体，石库门里弄有许多迷人的、触动人心的建筑场，非常人性。



图 576

图 576 香港瑞安集团在上海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 3 万平方米的地块上对传统的石库门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改造。他们的改建工程原则是抓住“石库门”的要害：外刚内柔，整旧如旧。我多次参观过那里的样板房。他们大胆地把现代建筑语汇和建材引进到原先的石库门建筑空间内，大大增强了它的勃勃生机和 21 世纪的时代气息，令我赞叹。

坐在中国式的屋顶下，享受现代化的灯光照明，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欣赏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钢琴伴奏），我内心的独白是：

哦，还是文明好！只是让现代文明多些功，少些过！



图 577

图 577、578 保留上海石库门原先的花岗岩门框，老砖墙和框上面的各种精美雕刻，是改建工程的最高美学原则。正因为有了这种共识，我才成了香港瑞安集团的顾问。我把该改建工程看成是人类建筑文明一首不可缺少的插曲。因为巴黎、伦敦、罗马、维也纳……都面临旧城改造的世界性课题。瑞安是在制定一种原则、文明的原则。



图 578



并州即今天的太原。诗人自己也糊涂了，在并州，又想回咸阳；等动身去咸阳，渡过桑乾河，又突然觉得住了10年的并州是故乡了！这样的困惑和惆怅是哲学性质的困惑和惆怅，深刻得很。它具有普遍世界的人性。我有位朋友，40岁，医生。1990年移民加拿大，但她在那里再也不能行医。当她拿到签证，她哭了！她不知道自己的最后归宿究竟在哪里，她说不清！她追求的目标模糊了！其实，人生一世的最终目标是说不太清的。这是形而上的模糊。

我一再说，人是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这句话同样适合于人类文明。因为人类文明是人性集合的反映。贾岛的困惑和惆怅也是人类文明之旅的困惑和惆怅。追求目标的模糊是21世纪最大的课题，根本的课题，事关重大。

18世纪的德国诗人兼思想家诺瓦利斯给哲学下过一个非常深刻的定义：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sup>①</sup>

其实贾岛那首诗的主题正是诺瓦利斯的定义。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日夜寻找着精神家园。年轻时是不明确的。随着年龄的增大，自觉性便越来越明显、清晰。自我设计，自我实现，都是在寻找精神家园。

其实，人类文明之旅的本质也是一个大写的人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日夜举着火把，寻找自己的家园。失去大目标和大迷茫是人类集体的大不幸。讨论这个课题，才是我撰写《人类文明之旅》的主脑和基本动机。

## 二、江西南部带碉堡的民居围屋

在《人类文明之旅》这样一本书中，我特意挑选这个为读书界极少知道的、极冷僻的建筑文明现象作为本章的一个小节来加以探讨、展开，自有我的道理。说穿了，是因为在围屋身上（尤其是那墙上）弥漫着人类文明之旅的苍劲和悲愤。是的，它同脂粉气是绝缘的。它非常男性荷尔蒙，有种力，有种霸道。——不这样强硬或强劲，赣南人便无法生存下去。着力揭示人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气和生存意志，正是我这本书的主旋律（至于我是江西人，这点并不重要。我说过，我写这本书的立场不应是江西人，也不应是中国人，而是努力站在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上。否则书是写不好的。写书的胸怀是头等大事）。

近年来，我两次回到江西，回到我在60年前人生之旅由之出发的原点。我的最大收获是重新发现了江西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尤其是江西南部（赣南）带炮楼的土围子，又叫赣南客家围屋。其间我有幸结识了一批研究赣文化的学者和文学艺术家，尤其是古建筑摄影家钱进和邓勇两位先生。正是他们的有关摄影展把我引进到了江西古建筑艺术世界，使我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钱进摄影专集《赣南围屋》（1998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勾起了我童年的记忆，虽遥远

<sup>①</sup>诺瓦利斯《文论选》，1956年，德文版，第153页。

但清晰。因为抗战时期，我随母亲在江西南部漂泊过。50多年后的今天，我是用世界眼光来重新发现和评估围屋建筑艺术的独特价值的，并将它和欧洲古城堡作一比较——这是东、西方文明哲学一次小范围的碰撞。

所谓“围屋”，即土围子民居。其结构多为三合土（黄泥、沙石和石灰）按一定比例构筑而成。为了增加其硬度，达到防御的功能，当地客家人还将糯米、桐油等掺入其中。——这种生存的智慧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并贯穿了东、西方整个文明之旅的进程。可以说，没有这种手脑并用的生存智慧就没有人类文明之旅。

作为赣南客家独特民居的围屋<sup>①</sup>，其墙厚在1米左右，截面略成梯形（有的生土夯筑的围墙厚度竟有3米多！）。围屋立面一般为4层。为了防御功能或打击进入围屋墙根或瓦面上的入侵者，外墙的四角（向外凸出1米左右）均构筑了碉堡。外墙布满了炮口、銃眼、箭窗和了望孔。这些口和孔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它们成了我生命之旅中最初的一批记忆。我忘不了初冬季节，孤村暮色，林昏寒鸦归的情景。

今天我才知道，这些围屋（带有碉堡的民居）大多数修建于清道光年之后，距今约100多年，分布在闽粤赣三角区最北端的赣南，包括赣州地区的一些县。据估计，赣南现存围屋约在500—600座。在我眼里，它们当是人类文明一种独特的载体。

自古（从汉代到清代）以来，江西移民迁徙频繁（据说，我的祖先便是在宋代从山东迁徙到江西落户的）。在历史上，江西共经历了几个由北而南的大迁徙时期。唐末和五代是前两期，宋、元是中原汉族第三次迁徙时期。客家便是汉族为了避战乱不断从中原地区移民到江西的产物。这情形使我想起19世纪中叶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为了逃避饥荒，同饥饿作斗争，只好远涉重洋去北美洲定居。在我眼里，所有这些大迁徙都富有的一种悲壮色彩。1945年春，德国投降，1500多万日耳曼人被迫背井离乡，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等地向西大迁徙，因为这些地方（包括康德、希尔伯特和叔本华的故乡）已划归苏联和波兰。1993年我在德国各地曾同好些当年的普鲁士人交谈过。当这些老人回忆起当年向西大迁徙的悲惨和饥寒交迫的情景时，双眼依旧闪烁着泪花。1500多万人在指定的同一个时期向西移民，在他们的身前身后，左左右右，都是正在冒烟的战争废墟，这场面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今天，西部德国人还办了好些刊物来怀念自己的故土，比如《东普鲁士新闻》（1949年创刊），在1993年10月16日出版的一期第18页上，有几份讣告。其中有位活了98岁的女性安娜·米鲁莉丝（1895—1993），编辑把原出生地都写上了：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尤狄特大街123号。

明末清初则形成了第四个客家迁徙时期。当这些新移民（新客家人）进入江西南部山区的时候，他们同时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殊死搏斗：

<sup>①</sup>据赣文化研究专家梁洪生说，把赣南围屋作为专题研究的江西学者有3个权威人士：韩振飞（1993年发表《赣南客家围屋源考》一文）、黄浩（1995年发表《江西围子术略》）和万幼楠（1998年发表《围屋民居与围屋历史》）。对他们的业绩，我深表敬意。他们是在一个小小的时空范围内回顾人类文明之旅一段独特的脚印。我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比如钱进先生为了拍摄围屋，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爬过多少崎岖的山路！据他告诉我，他深入赣南地区总共有20多次！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事业心。我把他们看成是我“同门异户”的同行。尽管我们的工作侧重面不尽相同，但都是在一个宏伟的大标题下做些各自力所能及的工作，探讨和评价人类文明之旅的过去→现在→将来。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和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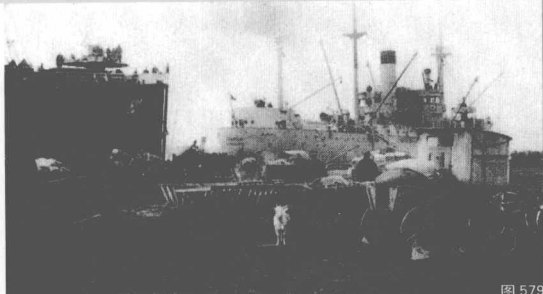


图 579

图 579 自 1945 年，从东普鲁士、波兰、巴尔干、南斯拉夫和西里西亚……等地向西迁往德国的日耳曼人高达 150 万。这是政治秩序的混乱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图片是 1945 年 1 月 12 日因苏军攻入德国本土，东普鲁士人从但泽市港口乘船向西撤退的情景）。



图 580

图 580 战后，一批德国难民在向西迁移的途中，流落在丹麦哥本哈根的情景：失落、茫然、沮丧。这都是战乱造成的灾难。

图 581 战后，大批德国难民离井背乡，往西迁移。这是他们搭乘火车的情景。

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因逃避战乱多次向南大迁徙也是属于类似的性质。可惜当时没有发明摄影术，无法把当年的苦难和悲壮场面忠实地记录下来。



图 581

图 582 自 1945 年秋冬两季，1500 万德国人从东往西迁徙，住房和温饱都成了大问题。

这是当年普通德国人一家子共 10 人挤在一个帐篷内的情景。当然，帐篷也是一种建筑语言。

关于人，有许多定义。一切人都是“建筑人”，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定义。人类文明之旅必须涉及到“建筑人”。帐篷作为一种建筑文明是一种低级的形态。



图 582

图 583 江西南部燕翼围即围屋，是著名的带炮楼（碉堡）的土围子民居（建于清代）。赣南近 500-600 座大大小小的围屋大致分布在江西南端凸入广东北部的那些地方，即江西的龙南、全南、定南、信丰和安远。

该围屋同它背后的连绵峰峦排列组合成了一首有关人类文明之旅一个小小片断的哲理诗，雄浑、高古，颇有姿生于天、纵盘于地的气派，那是镂心刻骨的，悲愤的。（1997 年钱进摄）

图 584 建于清代一具有要塞性质的民居围屋废墟，位于江西安远孔田村。（1997 年钱进摄）

久久站在它面前，我就会追问 起人类文明历史的意志和热情，以及推进它滚滚向前的基本动力。



图 583 图 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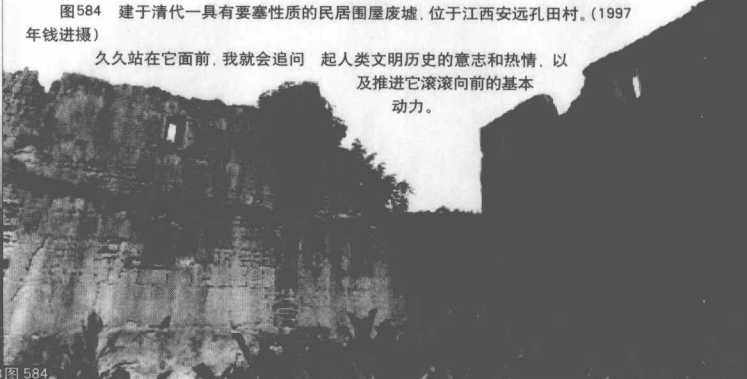


图 585

文明废墟的作用和价值全在于提示后人。尽管图形于形，未尽纤丽之容；察火于灰，不睹洪赫之烈。

我爱好历史，但更酷爱历史哲学。对历史的目的、结构和律动的反思或后思，便是历史哲学；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耳际：“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人类所拥有的一切价值……都是因为有了国家才实现的。”不过，合理的国家才是最大的善，不人道的国家则是最大的恶。我注意到，没有国家的人类文明是没有的，也不成立。

图 585 江西龙南县杨村燕翼围屋的雄姿，居高临下的小窗口是射击孔。（钱进摄影）

图 586 江西南部龙南关西清代老围屋民居。请注意向外凸出的碉堡。从它的防御功能这个小小的侧面我们可以见出人类文明之旅那振拔于污浊之中的苍劲和幽愤。（钱进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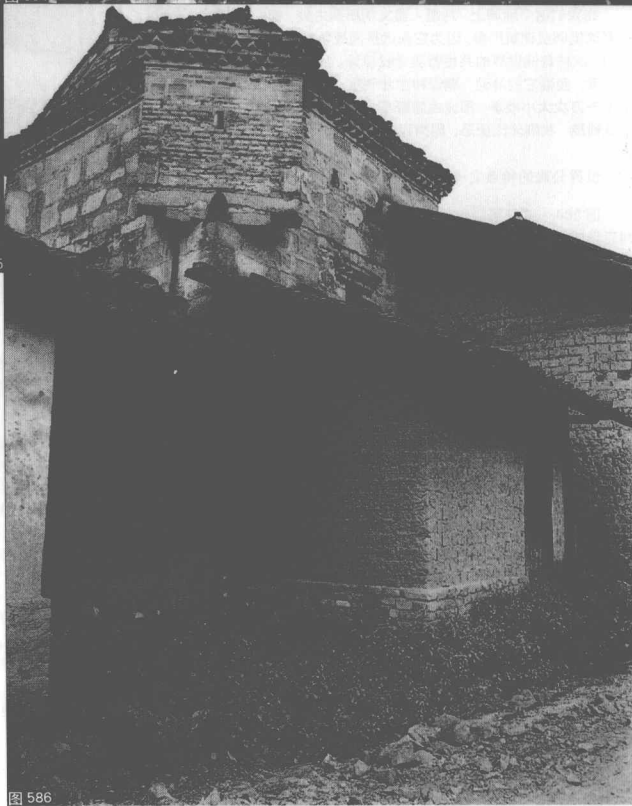


图 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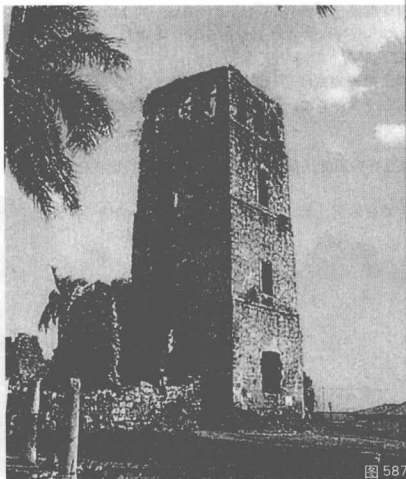


图 587

图 587 这是建于 1519 年的巴拿马一座碉堡（要塞）的废墟（毁于 1671 年）。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凡是人类文明所到之处，都能见到这类碉堡建筑形象。因为它永远是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普遍世界的共性着实令我惊异。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我爱它的冷峻、剽悍和悲壮气氛。但对人类历史上千万次大小战争，那流血涂野草，白骨无人收的凄惨或残酷，我则无比厌恶。因为我是个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世界公民的特点之一是反战。

图 58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普鲁士的玛利亚堡的城门雄姿。我偏爱这种威严、冷峻而高大的建筑形象。看着钱进镜头下的围屋，我就联想起玛利亚堡的城门。一个在东方，另一个在西方，两者造型颇为相近，有异曲同工之妙，令我惊叹。估计两者构筑年代也相差不远，都是为了防御，都是当地居民生存意志及其哲学的有力表述。

图 589 江西南部全南县龙源坝围屋的农民至今还在使用的农业文明时期的生活用品。（钱进摄影）

站在 21 世纪回过头去看这些简陋的用品，我们有种隔世之感。的确，在今天，世界（人类文明）历史的步伐加快了。塑料水桶已经代替使用了几千年的木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恰如电灯代替了油灯，汽车无情地代替了牛车。不过问题是复杂的。比如今天的五星级宾馆或咖啡厅为什么要点燃蜡烛呢？英国女王迎接贵宾不是用汽车，而是动用豪华的古老马车，这又是什么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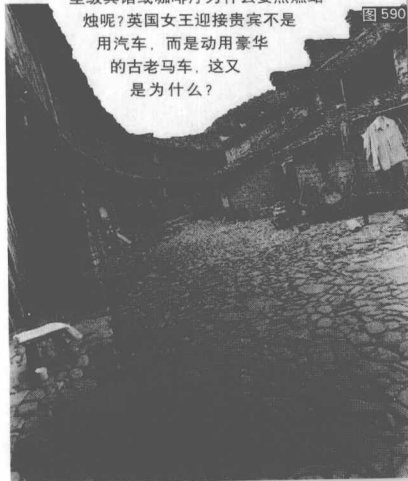


图 590

烛呢？英国女王迎接贵宾不是用汽车，而是动用豪华的古老马车，这又是什么为什么？



图 588



图 589

在西方，有身份的富人决不用电炉取暖，而是自己劈柴，围坐在壁炉前，听木柴燃烧时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据说这种远古的声音同北风撼窗的响声合在一起便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沁人心脾的诗意。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

图 590 建于明末的江西乌石围屋民居（内景）。

比起江浙太湖流域村落的秀气和脂粉气，这里的残月挂屋角，晨鸡号天风，毕竟多了一份沉雄、粗犷和厚重。这建筑空间的萧瑟和冷落，使我想起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的漂泊苦况。事实上，决定某地建筑语言风格的，主要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我始终把建筑空间（即便是一堵墙）看成是文明的载体。

第一，同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野兽出没）斗；第二，同土著和匪盗争夺生存空间。

于是他们的民居便构筑成了具有独特防御功能的围屋。这些带碉堡的土围子分布在赣南凸入广东省的那些县乡。我忘不了那些四角连凸出的碉堡和广设的枪炮眼。我偏爱这种建筑空间的排列组合、造型和色彩，以及它同周遭严峻大自然的非常默契的对话。我指的是连绵的峰峦，四望白云，斜阳照之的景物。

站在高大而冷峻的围屋建筑面前，看着斑驳堡垒的枪眼，看着那苍凉的老墙和沉默不语的巨石，我仿佛听到了当年的喊杀声……。不过透过这此起彼伏的喊杀声，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文明悲壮之旅的山谷回荡和历史哲学的回响。

努力听出这回响、回荡，正是我撰写本书的意图。

我忘不了围屋的冷色调，忘不了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的境界。尤其是那断壁残垣和在废墟上依然清晰的射击孔。

我内心深处的“岩石（石头）情结”又一次久久萦绕在我的胸怀。我又一次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岩石（包括伟大、永恒而神圣的花岗岩）在整个人类文明之旅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尤其在农业文明时期。

我注意到围屋的底层一般作牛栏、柴间、厨房之用。二三楼为居室和贮藏间。一般是一围一门。门框皆由花岗岩条石构成。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炎热的夏天我总是本能地将自己瘦小的背紧贴着条石，为的是加速散发体热。

围屋的建筑功能和设施自然使我想起了欧洲的古城堡。在我三次访欧期间，我参观过至少有三四十座古城堡和修道院，——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这类建筑空间无疑是文明的一种独特的载体。于是顺理成章，引出了下面这一小节：

### 三、欧洲古城堡的高大冷峻和威严

最近10年，我曾三次造访欧洲。那里的古城堡给我印象最奇特。当然还有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建筑。我是从人类文明之旅的着眼点去看这些建筑语言的。它们离建筑原点——遮风避雨，夜里能

图 591 这是德国著名的古城堡柯尼希斯坦，译成汉语是“国王之石”的意思。它那环绕城堡四周的城墙构筑在易北河上游河岸的石山高高的悬崖绝壁上，令我惊叹不已。多么险要、威严和冷峻啊！

这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现象，几百年前的建筑文明。站在城堡上，我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德、捷边境。



睡个安稳好觉，尤其是在严冬雨夹雪的长夜，外面又冷又湿——相距很远很远。

人类文明之旅的最大特点是在各个领域离由之出发的原点越来越远，有的已变得面目全非，忘记了回家的路。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欧洲古城堡是在1988年晚秋。地点在东德的德累斯顿专区。那是易北河上游岸边的柯尼希斯坦古城堡。

“今天站在它面前它尚且这样森严，高大，雄伟，叫人望而生畏，更何况在几百年前呢！”——这是我当时的一句独白，并把它写在了旅德日记本上。同时，我自然也联想起江西南部的石头围屋。世界上的事物常常要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它，见出它的本质和它在整个人类文明之旅中的真实位置。

柯尼希斯坦城堡的地基是花岗石悬崖本身，建筑同大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给了我难忘的印象。——东方人有绝招，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绝招。都是生存意志和智慧的表述，都属于人类文明之旅的大范畴。19世纪，该城堡成了欧洲著名的监狱之一。江西南部有的围屋有时候也派上监狱用途，后来又成了土匪窝。<sup>①</sup>总之，那里的男性荷尔蒙一直很足。古城堡和石围屋的要害都是“男性荷尔蒙”，都是“野”和“硬”。——整个人类文明之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荷尔蒙发泄和攻击的一部历史。发泄和攻击有两个方向：

和平建设世界和破坏世界的战争。——这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全部。一善一恶相互交织着。

所谓男性荷尔蒙的进攻或攻击，说到底是一种生物化学能量的释放（这里，能量又领衔主演。到处是它的戏！）。

是的，柯尼希斯坦和欧洲所有古城堡建筑（从地基到城墙、城垛、城垛间的凹口即箭垛子和了望塔……）的要害仅生物化学一个术语：男性荷尔蒙，即雄风。



图 592

19世纪40年代，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杰出的俄国革命家巴枯宁<sup>②</sup>即被投入柯尼希斯坦古城堡监狱。我有幸参观过他坐过的牢房。全是石头砌成的一间小屋，除了一个小小的铁窗外。我曾用双手触摸过牢房的石头墙。又冷又硬。后来我把我的感觉和思考作为一章“监狱的墙和集体宿舍的墙——人性与墙的哲学”写进了《建筑是首哲理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1850年巴枯宁在信中说：“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事就是永

图 592 俄国杰出革命家巴枯宁（М. А. Бакунин，1814—1876）。19世纪欧洲的各个领域出了一大批伟人。他是其中一个。他的坚强意志和一生使命感对青年时代的我一直是个鼓舞。直到今天，我仍然崇敬他。古城堡和要塞的牢房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和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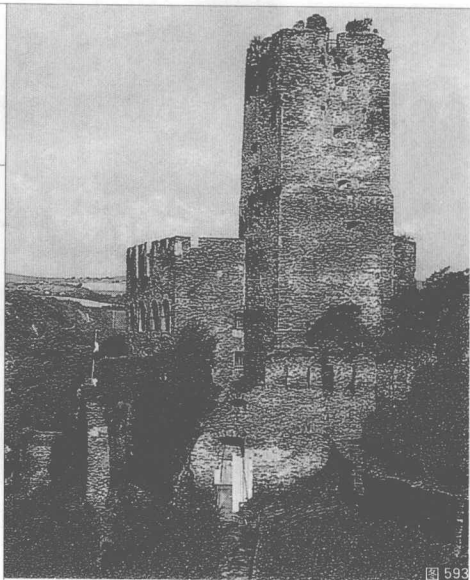
不能说没有意志和信念的人类文明之旅。

①欧洲有的城堡往往也成了土匪的窝点，非常恐怖，令远近城乡居民严重不安。

土匪、强盗（包括海盗）在人类文明之旅的历程中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直到今天，在有些海域，海盗船仍有出没。这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秩序的破坏。因为人类文明生存的前提之一是“法律和秩序”。人类本性迫切需要社会秩序。

②在一部人类文明史中，不能没有巴枯宁这个意志非常坚强的名字！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坐的牢都是欧洲著名的古城堡和军事要塞。这也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监狱建筑哲学的兴趣。

图 593 在德国，沿莱茵河两岸有许多极富浪漫情调和哲学色彩的古城堡。这是修建于中世纪的一座。它在德国科学、艺术和哲学伟大传统诞生之前的两三百年前就建成了。日耳曼（德意志）民族在学会说科学、艺术和哲学语言之前便已掌握了城堡建筑语言，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种文明哲学现象吗？我爱那里的天下独绝风景线，尤其当我站在方形塔楼上俯视四周的河谷地带和山坡上的葡萄园时。



远与世隔绝……，只有生活在社会中，取得他人帮助的人，才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sup>①</sup>

这便是人类社会互助或社会分工决定性的作用或意义。只有深深体验过监狱厚重的石墙和监狱生活，巴枯宁才能写出这段话。监狱墙的功能就是把人同社会彻底隔绝，消灭人的生存意志。——这已经不是一个建筑学的问题了。

柯尼希斯坦古城堡的上面有个宽阔的庭院，我站在那里，居高临下，眺望四周的远景，自然想起巴枯宁的一生。我知道，巴枯宁当年曾在庭院内散步，不过有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用铁链牵着他脚上的镣铐。这可不是小题大作，因为陪同我们参观的德国人站在庭院内，望着山下的易北河对我说：“尽管这样，在历史上还是发生过犯人逃跑事件。当然是用绳子，从悬崖下去……”

在柯尼希斯坦古城堡，巴枯宁为了打发时间，他努力学英文，做代数和三角习题，读历史著作。十年“文革”期间，我在牛棚和牧羊人小屋坚持读数学和外文，多少也受了他的影响。

站在柯尼希斯坦庭院内，我情不自禁地追问起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文明之旅的历程中，欧洲人为什么要花大力气（财力、物力、人力）兴建如此雄伟、庞大的城堡建筑？其动力和目的是什么？起源于何时？

1993年夏天，我住在波恩远郊的罗兰塞克。有一回我独自一人骑车沿着莱茵河去科布伦茨和美因茨。沿岸有延绵不断的山峦起伏（据我目测，最高山峰不会超过500米），但山顶上时有巨大的古堡废墟耸立在我面前，孤零零的，令我顿起怀古之情。我知道，那是一团追溯人类文明之旅的幽思在我心中涌动。塔楼或了望台上的城垛被时间老人剥蚀得不成样子，在暮色苍茫中，给我阴森恐怖的感觉。我又一次本能地动用双手去触摸那坚硬的墙体，希望它能开口，讲述几个世纪前人类文明这段特殊的历程，这串奇特的脚印……

据我所知，欧洲人修建古城堡断断续续大约有700多年的漫长历史，即从公元8世纪到15世纪，相当于从中国的唐代中期到明代中期。当然建造方式因技术的进步发生

<sup>①</sup>卡尔(E. H. Carr)《巴枯宁传》，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5页。





图 59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西普鲁士阿伦斯坦古城堡。



图 595 当今德国西部 13 世纪的古城堡。1993 年我曾在此地附近住过多日。当我看到古堡的瞭望塔，便联想起我的故乡江西围屋的雄姿。各有各的男性荷尔蒙，但都属于人类文明之旅的范围。

了很大变化。各国、各地区的城堡建筑语言风格亦有很大差异。但有一点是不变的：男性荷尔蒙的坚毅、挺拔和英武。<sup>①</sup>

在太平盛世，城堡是领主老爷的官邸、豪宅，也有行政管理“大楼”或办公“大楼”的功能。战火一起，它便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固若金汤、控制大片地区的军事要塞或不易陷落的堡垒（永不陷落则是吹牛，是神话）。

起源于公元 8 世纪的欧洲古城堡是欧洲许多城市的前身或雏形。

一开始，主要建材是木头。兴建一座小城堡大约需要砍倒 8000 至 10000 棵大树。所以我才说：当人类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棵大树砍倒在地，人类文明便开始了；当地球上的最后一棵大树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结束。

英文的“文明”是 civilization，它源自“城市”(city)，而“城市”又源自“古城堡”。<sup>②</sup>于是出现了这条链：

大树→城堡→城市→文明

可见人类文明之旅同森林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其实，归根到底，是地球上的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为人类文明之旅提供了最伟大的第一前提，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从开始的木头寨堡到后来的石头城堡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木头不属于男性荷尔蒙，没有硬度。它没有永恒的性质。入侵者只要往城堡里扔上几个火把或箭头上带着火焰，整个城堡就会成为一片火海。

<sup>①</sup>我真想花上 3 年时间去研究欧洲的古城堡和江西南部的围屋，然后我就写出一部 30 万字的专著，附上几百幅摄影作品。我的写作动机是好奇心加上我心中的“岩石情结”再加上我追溯人类文明之旅的哲学冲动。文明哲学对我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无法抗拒城堡和围屋废墟对我的巨大诱惑，即便是一堵对着苍天万古不语的古老墙垣……，里面有厚重的文明哲学，很悲壮。

我知道，关于欧洲古城堡，西方有许多专著和电视纪录片。我看过其中一些。我想做这方面的梦。有梦的人生才值得一过。

<sup>②</sup>今天，德国许多城市的名称便与城堡(Burg)有关，如汉堡(Hamburg)、累根斯堡(Regensburg)、勃兰登堡(Brandenburg)、奥格斯堡(Augsburg)和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Salzburg)等。

德文的“市民”叫 Bürger，市长叫 Bürgermeister，都与城堡有关。从中我们可以大致上见出欧洲城市演化和发展的轨迹。